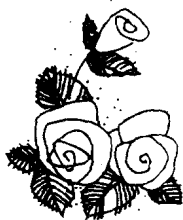


给孩子们几句话

我在十四岁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懦弱的男孩子，我没有强壮的身体，也没有优异的学习成绩，我当时在北京十三中上学，全校都是男生，我想参加足球队，但人家不要我，说我是绿豆芽。一个同学趁机笑话我，说我什么都不行。那一刻，我的确有些自卑，但幸亏我没有气馁，我继续努力……

一个人的现在不能代表他的将来。一个事业有成就的人，如果他不再努力，那么他的生命就会变得暗淡；相反，一个事业上没有什么突出成绩的人，只要他努力了，他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



目 录

题王许威武·····	(1)
羚羊木雕·····	(25)
纽扣·····	(31)
弯弯的收藏·····	(39)
理查三世·····	(50)
在长长的跑道上·····	(65)
“砍协”秘书长·····	(81)
橡皮膏大王·····	(96)
空箱子·····	(105)
渡桥·····	(121)
啊，那片红旗！·····	(151)
霹雳贝贝（节选）·····	(177)
主要作品获奖情况·····	(220)

题王许威武

—

许威武是培新中学物理一级教师，课教得没治了。许多慕名前来讨教的人，站到他的面前往往是满腹狐疑地睁大了眼睛：“您就是许威武老师?!”

“怎么，不像?”冷冷地看着人家。

这是人们的潜意识发生了作用，他的名字把人家的思维引入了歧途。因为他本人既不威也不武，而是个又瘦又矮又黑的小干巴老头儿。虽然体重少说也有八、九十斤，给人的感觉却好像只要轻轻一提，就可以凌空升起一样，风儿吹过，衣袖和裤管便随风飘舞起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呀!”许威武突然大笑起来，弄得眼前的人莫名其妙，等明白几分，也跟着讪笑两声时，他早已收敛了笑容。

每当他以极其准确的步伐踏着第二遍铃声走上讲台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女生便不由自主地用手在鼻子前方掠一下，好像眼前有什么飞翔的小动物。

不怪她们！一股刺鼻的烟味毫不客气地飘了过来。只有这时，许威武才轻轻地咳上两声，以表示他对孩子们的歉意和宽容。他绝不会说什么对不起之类的美好语言，不用说眼前的学生都属于他的孙子和孙女一辈儿，就是对同事们，他这样咳上一声，也算是极大的谦虚了。

在这时，男生们往往就不满地小声骂起女生来：“事儿妈！熏死你们啦！”

女生们也意识到自己这种不够礼貌的小动作，飞快地把手缩到桌下，笑了。

许威武转身从黑板槽里抠出一小段不知是谁用剩下的粉笔头。“当”地一声，拿着粉笔头的手敲在黑板上，凝住了。

他的手青筋毕露、瘦骨嶙峋，学生们立刻联想起一只鹰爪附着在蟠龙般的松枝上。现在，那鹰爪仿佛随着它的躯体升腾起来，上下翻飞。漆黑单调的黑板突然被赋予了生命，有了光彩，有了声音。

几个神采飘逸的汉字。

教室里寂静无声，在这铃声刚刚响过的一分钟里，学生们便受到了一种力和美的强烈吸引。三分的钦佩加上七分的盲目崇拜，这便是许多教师无法与这个小干巴老头儿争雄的原因之一。

许威武把手中的粉笔头抛了出去，那白色的粉笔头

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准确地落在一个同学的脑门上。那个同学大概是昨天晚上看电视睡得太晚，正趴在桌上休息，他猛地抬起头，愤怒而惊恐地茫然四顾，看见了许威武正在注视着他。“记住！平抛运动，是自由落体和水平匀速运动的合成！”

教室里一片友善的哄笑。

这种不大符合教育规则的行为，没有人去向学校反映。在学生的心目中，许老头儿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地方远远超过了他那些不通人情的可恨之处。

教室里响起了一片蚕食桑叶的沙沙声。许威武充满血丝的眼球里闪过一丝笑意，然而脸上的肌肉却纹丝不动，显得愈加威严。他的脸黑且瘦，突出的颧骨和右耳之间有一道一寸来长的明显伤疤。就他的形象而言，他本应该从聪明调皮的学生嘴里获得许多难听的外号，可学生们都异口同声地、不无敬意地称他为题王。高考前夕的学生心中火烧火燎，急得猴跳。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找来一些偏题怪题，就去问他。据学生们估计，在许威武那个干瘪的脑袋瓜里，少说也要贮存着几千道各种类型的习题和上百本古今中外习题集……几十年来，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这题王的称号却越叫越响，经久不衰。

许威武今天整整过了一个花甲，本应该光荣退休了，

可学校却像稀世珍宝一样把他留下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他教高三，高考的成绩便全区第一。他教初三，中考时成绩便是全区的冠军。无论是校长和区教育局长都为在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区里有这样一位教师而感到光荣，感到放心。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教育局长也大吃一惊。听说，许威武在他教的课程中专门辟有与物理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章。这一章的总题叫“如何考试？”

许老头儿，八成是锁在习题堆里了，教育局长暗暗思忖。别的教师考试之前无非是告诉学生不要紧张、仔细审题、先易后难之类，这许老头儿却要拿出宝贵的四个课时正经八摆地开讲。于是，教育局长叫了中教科长骑上自行车直奔培新中学而来。听说今天第一节就有许威武的考试课。

二

黑板上飞快地出现了一行字：考试与排球比赛。

教育局长气得差一点晕了过去。

许威武从里根谈到撒切尔夫人。

“人与人不同，客观条件也不一样。但抓住时机创造条件，使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保持最佳状态以取得最佳

效果却是重要的……”

“与其打着盹儿看书，两眼发直，不如去睡觉。平时学习是这样，考试前的复习也是如此……”

教育局长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一加二会等于五？”许威武一本正经地发问。教育局长觉得自己的思想被许威武轻轻地抓过去了。

“考试就像一场排球比赛，我们的知识和解题能力就像运动员的技术。比赛过去了一个小时，运动员的体力不支了，她跳不起来了，她的快球也打不出来了。谁能说，原谅原谅她吧！她不是因为技术，她是因为体力不行。同样，考试过去了一个钟头，你的眼睛还紧张地盯在试卷上，可你的大脑疲劳了，不再正常运转了，你就神差鬼使地把一加二写成了五，这样的错误，你竟视而不见……”

说到这里，许威武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一节粉笔在他的手里毫无声响地被捏成了细粉。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粗心……粗心掩盖着你的无知和无能。粗心掩盖了你的体力不支和精力衰竭，粗心掩盖着你在复杂的问题和巨大压力下的软弱无能。牛顿可以把手表放到锅里当鸡蛋去煮，可他决不放过天平上的一粒灰尘……”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如果说前半节的讲课使教育

局长感到满意和欣慰，那么后半节课简直使他吃惊了。

许威武从出题人的目的和“花招”，讲到考试人审题时因为紧张，大脑处于呆滞状态，如何被引入歧途。

从“鱼为什么在河里，是因为岸上有猫，”讲到求异思维。

他甚至从喝茶、吃蜂王浆提神讲到了自己亲身体验的抽烟的欺骗性。

等到许威武把手中的粉笔头准确地扔到了他那只放烟卷的小铁盒里，教育局长轻轻地碰了一下中教科长小声说：“不管怎么说，将来如果中国产生一门考试学的话，许老头儿定要坐第一把交椅。”

教室里安静极了，同学们也由于激动和兴奋，小脸都泛着红光。

就在这时，教室里有人非常放肆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哈欠。所有人的目光一起转了过去，那是班上的高材生、物理科代表宿小羽。他那正在慢慢收回去的胳膊表明他是度过了多么难熬的四十五分钟啊！

三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从学习态度上大约分为三类。一类是天资聪颖而又刻苦用功的；第二类是天资一般而刻

苦用功的；第三类则是天资聪颖而不大用功的。

宿小羽就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他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眼科医生。可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宿小羽天资聪明而生性懒散。

他从小读了不少古诗。他崇敬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他最喜欢才华横溢的曹植和王勃以及古怪奇崛的“鬼才”李贺。

大自然的造物者好像对宿小羽格外地恩宠。他的身材颇长而显得有力量。肩宽腿长的体型配上英俊而潇洒的面容。一缕黑发常常搭在白晰而略宽的额头上，与微微翘起的下巴，构成天生一副高贵的气质。大胆的女孩子常常要多看他两眼呢！

宿小羽的气质决定他当不了学校和班上的任何大小干部，说实在话，他也不愿意当。他想，那些天天围着老师后边跑跑颠颠的人会有什么出息呢！

有一次，宿小羽正在球场上打排球。两个漂亮的跳起扣球动作，引起刚好从这里路过的区业余体校教练的极大兴趣。

“不错！到体校来打排球怎么样？”教练拍着宿小羽的肩膀和蔼地说。

宿小羽笑了笑：“玩玩还可以，参加球队绝对不干！”一句话噎得那位教练半天说不出话，真想用排球砸他。

除此之外，宿小羽还有许多让老师气愤的事情，他会用扑克牌玩十几种魔术，这倒没什么，可气的是他在上课的时候用扑克牌给同学算命。他还把腮帮子扁下去将嘴形成一个喇叭，然后用手拍。随着腮帮子的起伏，居然拍出一支有滋有味的歌曲来。自习课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谁是宿小羽呀？”宿小羽听见有人在悄悄打听他。

“就是刚过去的那个，嘘！小声点，人家都听见了……”

宿小羽头也不回，心里却产生一种莫名的愉快。

不知从什么时候，宿小羽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为此，他感到快慰和满足。他欣赏这给他带来无数钦佩目光的与众不同。他每天都在体验和扩大这与众不同。

他最看不起那些天资愚笨而又死用功的同学。他觉得不太用功而成绩就可以很好，则显得有“大将风度”，这才叫水平，叫本事。

每当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既不低眉顺眼，沉痛地表示悔改，可也决不和老师顶嘴冲撞。只是平静地听着，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

他穿衣服随随便便，但决不和同学们相同。他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从来都是标新立异，有时为了引起同学们的笑声，他不惜将答案故意搞错，但一定要幽默有趣。

不知为什么，每当这个时候，许多老师却宽容了他，甚至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谁不爱才呢？他上课睡觉，可是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却能回答的准确无误，那么睡睡又有何妨呢？

只有一个人对宿小羽却常常怒目相视，那就是许威武。然而，也只有在许威武面前，宿小羽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才稍稍有些收敛。

可是，宿小羽却有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大看得起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老师。他承认他们辛苦，但是他觉得他们缺乏才气和创造精神。他们不过是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拿来传授给别人罢了。这里，当然也包括许威武那个干巴瘦的小老头。他如果在物理方面真有造诣的话，何以不当科学家，大学教授，而在这里当孩子头呢？如果人民真承认他有贡献的话，他为什么连个单元房都混不上，至今仍住在五楼厕所旁的那间小屋里呢？

如果说，宿小羽对许威武比对其它老师多一些尊敬的话，那决不是因为许威武的学识和认真教课的精神，而是因为许威武那与众不同的性格和他那一手神采飘逸的好书法。宿小羽也喜欢书法，他还喜爱金石艺术，但这一点，同学们包括老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当班主任老师让他担任物理课代表时，他欣然答应。

可是许威武却不买他的账。他不但对宿小羽那超人

的解题速度和新鲜的方法不加以称赞，而且对宿小羽偶尔出现的一星半点错误大加斥责。语言之尖刻令人不能容忍，这就极大地伤害了宿小羽那高傲而敏感的自尊心。

有一天，宿小羽在邻居家看到了一本油印的、大约有七、八页纸的小册子。纸张和印刷虽然粗劣，名字却十分醒目：“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精题绝题 100 例。”

“这本书很难搞到，五毛钱一本，你要是需要，先拿去！”小册子的主人说。

宿小羽二话没说，拍下五毛钱拿起就走。拿回家躺到床上翻了翻，十道题倒有十道题不会做。这一下大大刺激了宿小羽的好奇心和求胜心。他揣着这本小册子奔了学校，在五楼的屋子找到了许威武。

许威武正在一个小煤油炉上煎荷包蛋，那油十分清澈，蛋黄蛋白呈半透明状，黄白分明地在油锅里吱吱作响。

“念！”许威武一边往蛋里撒着细盐一边说。

宿小羽高声朗读。

“嗯……”许威武点着头。

宿小羽来了精神。

“嗯……”许威武正一面点头，一面开始煎第二个鸡蛋。

宿小羽一连念了五道题，并不见许威武打断他，这

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宿小羽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高兴。他为了给许威武一点思考的时间，暂时停了下来。

许威武抬起头：“拿过来，我看看。”

宿小羽连忙双手递了过去。

许威武翻开书皮，略微看了看，然后卷成一个纸卷往炉火中一凑，唿地一下，“奥林匹克”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这……这是我花钱买的……”

“多少钱？”

“五毛！”

“不如买三个鸡蛋来吃。”

宿小羽几乎要气疯了，要不是这老头太瘦太小，他真想给他一拳。他早知道这老头十分乖僻，可万万想不到竟如此不通人情，他暗暗骂了一句，扭头就走。许威武也不留他。只是慢慢从抽屉里拿了双筷子在桌子上戳了戳。

自己的尊敬和希冀却得到了许老头的嘲笑和蔑视，宿小羽对许威武开始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今天的考试课上，他一直冷冷地看着许威武，虽然从他的讲话里也得到了不少新的信息，但他总的认为许威武在耍花架子。看到那些虔诚的听众眼里闪着光，他只觉得他们可怜而又可气。

可是，下课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全部不满和愤恨爆发在那一声响亮的哈欠之中了。

四

期中考试了。今天上午考物理。

当许威武抱着一卷试卷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哟”了一声，碰上厉害的老师监考，题目就似乎难了一倍。这哟声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假烟、假酒、假药的出现，在考试中作弊也成为了一种时髦的风尚，就象一阵风吹遍了各类大、中学校。作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耻、可悲，而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了。平时成绩不好的想及格，平时成绩不错的想得满分，考试作弊居然成了公开的秘密。

宿小羽在考试中是决不看别人的，但他却以给别人看为自豪，觉得好玩，在和老师的这种近于捉迷藏的游戏中他得到一种快慰。每当他把试卷答完之后，他总把自己的卷子放在“最佳位置”上，给他的左邻右舍参考、借鉴。所以，这又为宿小羽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平添了一种迷人的风度……

试卷发下来了，教室顿时安静下来。接着便又响起了蚕食桑叶的声音。十分钟后，仿佛蚕吃饱了，有几条

蚕便不看桑叶而是抬起头望着许威武。太棒了！许老头正端坐在一把椅子上看《北京晚报》。

蚕们开始紧张地活动了，有的把头深深地埋在课桌下，那当然是在看书；有的蚕脖子伸长了，那自然是在抄别人的。

“脖子伸得太长，小心落枕！”

学生们吓了一跳，抬头一看，许老头还在看报，便放心了。知道他这是在说“梦话”。于是，那些喜欢投机取巧的同学在这节课上痛痛快快地作了一场弊。

宿小羽当然不甘寂寞，他的卷子被五个人传阅。

下课的铃声响了。

“不要忘了写名字！”这是许威武这堂课说的第二句话。

同学们发现许威武是只纸老虎、懒老虎，笑了，下次考试如果他还来监考，热烈欢迎。没作弊的同学则对许威武表示了深深的失望。

三天后，物理卷子发下来了。全班一共有十二个零分，整整一打，宿小羽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暗暗叫苦。

许威武把卷子简单地讲评了几句，大声问：“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一个得零分的同学举手了，他心中有鬼，但

还是硬着头皮问：“许老师，我都答对了，怎么不及格？”

“翻过你卷子后边看看！”

卷子翻过来了，只见右下角，简单的几笔勾出一个伸长脖子的小人。旁边是几个字：“非弹性形变”。周围的同学大笑起来。

宿小羽心中一震，连忙翻过自己的卷子。他看见一个小人双手将一张纸高高举过头顶。上边写着：“哗众取宠”！

这一击是如此的准确和有力，直打得宿小羽半天缓不过气来。他发现眼前的这个小老头把他看透了。在许威武的眼睛里，他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学生，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罢了。这种处理办法对宿小羽那高傲的自尊心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愤怒，他懊恼，他觉得窝囊。只觉得胸中有一股怨气在身体里左突右撞而又冲不出来。

难受到了难点，宿小羽突然笑了起来。

教室里安静极了。全班同学都在琢磨：这许老头是怎么如此准确地知道是谁作了弊，又是怎样的作弊，他不是明明在看报吗？可是，没有一个人敢问。

“请问许老师，您怎么知道我们作弊了？”这是宿小羽的声音，泛泛的、充满挑衅的味道。

全班同学的目光一起向许威武投去。

许威武没有说话，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仿佛极力要看清眼前的什么东西。突然，他那块伤疤下面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两下，脸上显出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就像雷暴即将发生的天空一样。

教室里就这样静寂了两分钟以后，许威武说话了：“这节我们上作弊课！”

他慢慢走上讲台，拿起粉笔，一反过去那种龙飞凤舞的字迹。黑板上出现了凝重而古朴的魏碑字体：谈谈作弊的手段。

同学们惊讶了，就连胸中充满积愤的宿小羽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考场作弊，从古至今。自从有了考试那一天起，作弊就产生了。如果把作弊的事例和原因一一记载下来，可以成为一部小小的作弊史。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展览着一件奇特的白衣服，因为年头太久，已经变黄了。它既不是岳飞、文天祥的战袍，也不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龙袍。那是一位举子——也就是考生贴身穿的衬衫。衣服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少说也有几万字。他穿着这件衣服混过检查，进入了号房——也就是今天的考场。条件不错，不像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而是一人一个单元……”